溫熱暑疫全書

弁言

是編論温熱暑疫四種大病斟今酌古晰微闡奧大段已備學者以此入門引繩畫墨足可臨證應變無窮迺庚申之亂燬于劫火搜求遺書頗難是編亦已十稔未獲今甫購得珍如拱璧假友人藏本正偽補缺始成完書爰識數語弁于簡首云爾同治辛酉春伯卿氏記

自序

醫之道難矣哉、凡病傷寒最重、溫熱尤烈、傷寒僅在一時、溫熱暑疫、每發三季、為時既久、病者益多、苟不明其源、溯流不得清也、不辨其類、療治不得當也、則溫熱暑疫皆熱證也、燎原之下、竟乏清涼一滴、人無今昔、性有異同、神酣往聖志切琳瑯、後以一隙微明、靜中索照焉、夫上古聖人、首重色脈、以營之未交已交、定人生死、片言已畢、中古聖人、耑論穀氣盛衰、定人生死、片言已畢、仲景叔季聖人也、既立方論、復出不盡之藏、緯以膀胱之傷與絕、定人生死、先後合符、

了無剩義矣、乃仲景於傷寒論中、溫熱森森具載、黃芩白虎等湯是其治也、後之學者、苟能引伸此意便可變化不窮、神明千載、不能細察其理、反執以爲治傷寒之法、盍想本湯既無外解之功、又無以專之力、聖人立法果何謂乎、自晉以來疑鬼疑蜮、陋沿無已、如崔文行解溫用白朮烏頭細辛桔梗四味、更加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加螢火名務成子螢火丸、熱藥相投、以火濟火、誰其辨諸、如仲景書謂太陽病發熱不惡寒而渴者爲溫病、朱肱活人書、謂發熱惡寒頭疼身痛者爲溫病、已悖聖訓矣、又云春秋發斑欬嗽

爲溫病、至風溫治在少陰、其所立五方、如葳蕤湯、知母葛根湯、防已湯、栝樓根湯、葛根龍膽湯、風火相熾、燔灼無休、復改聖散子仍用附子、表裏香燥同之、東坡先生在黃州時頗稱其效、豈知朱肱已三易其方、用敗毒散而遠熱藥、然厥功奚減厥罪、吳氏謂傷寒壞病、更遇溫熱爲溫病、潔古老人傷寒名家也、其于雲岐、以傷寒過經不解者爲溫病、指叔和之言、爲仲景之文、趙嗣真謂仲景云重感異氣、變爲溫病、汪機謂仲景云遇溫氣爲溫病、遇溫熱爲溫毒、竟不顧聖經之載於方策者、何曾有此一語、巢氏病源、遵崔文

行解散法、一日用摩膏火灸、二日用鍼解散、三日復汗之、四日用藜蘆丸瓜蔕散吐之、五六日解未了了者復鍼之、七日熱已入胃、雞子湯下之、遂使龐安常自撰微言、一以和解爲主、奉爲靈寶少移則驪、巢龐比匪何極、李思訓亦宗和解、王海藏稱其當宋全盛明哲莫踰、擬非其倫矣、丹溪長於溫熱、善用京藥、溫熱遇之自能解散、要非有斟酌於其間也、東垣不善外感、長於內傷、乃從內經悟出冬溫春溫二義、誠暗中一大炬、嘉言極口歎頌、真先得我心者矣、迨劉河間傷寒直格、於熱病每多入理深談、然混在正傷寒

中、在人眼光採擇、不免金屑雜於泥沙者歟、至明季
方中行著傷寒條辨、可謂直登仲景之堂、獨開生面、
惜其論溫熱、亦分陰分陽、似可用熱、遂爲嘉言所宗、
嗟乎病名溫熱、自需寒凉、乃千百年來盈庭聚訟、先
後支吾、陽春寡和於漢庭、墳策迭奏於晉室、良由來
派不清、復無面墻體認、誠習焉而不察耳、不然豈諸
公各自名家、乃甘悖聖矩如是耶、若夫夏月暑證、即
金匱中濕暍氣蒸之病也、潔古東垣以動靜分陰陽、
動而得之爲陽、用白虎、靜而得之爲陰、用大順冷香
諸劑、豈知夏月杲杲炎威、有陽無陰、動靜不甚相遠、

惟多食冰果冷物、及恣意房幃、致傷太陰少陰者、熱藥可以暫用、豈得覩溫熱之味爲通行之藥乎、漕憲北海林夫子、爲一代偉人、醫學宗匠、俊立雪程門、三五年間、極蒙提命、因授所刻明計部張鳳逵治暑書、申明理蘊、精確不磨、雖有小疵、不掩大德、誠可振聾瞶於千古者也、至叔和云、四時不正之氣、感則爲疫、不知非時不爲厲氣、僅爲寒疫、而大疫之沿門闔境傳染相同者、允在兵荒之後、尸濁穢氣、充斥道路、人在氣交、感之而病、氣無所異、人病亦同、所以月令於孟春掩骼埋胔、不敢或後者、聖王早慮及此耳、非徒

澤及枯骨也、後世治疫之法、未有定見、如嘉言上焦如霧、升逐解毒、中焦如漚、疏逐解毒、下焦如瀆、決逐解毒、俟其營衛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暗長於未盡之時、此固不易之論、然求其反覆盡義變態直窮者、舍吳又可之言、別無依傍也、儉幸生明備、不安苟且、日引光明之藏、志披榛莽之途、爾仲景傷寒論三注、金匱補注之餘、先將溫熱暑疫四證、釐訂經文、采集方論、無背聖法、有合病情、各自成帙、蒙藩憲丁夫子、因戊午年時疫盛行、憫編戶之疾苦、如恫瘝之乃身、遂下詢疫所自始、與所爲治、惻然嘆曰、嗟乎安得

明此理者、數十輩循行救治、俾在火輪火樹、夢魘心迷者、一旦提置冰山雪窖之中、奚止飲醍醐而稱快哉、命急付棗以公同志、康熙已未辜月吳門周揚俊禹載識

溫病方論卷一

吳門周揚俊禹載輯　後學薛雪生白　吳蒙正功　重校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周注、溫病由伏邪自內發出、一達於外、表裏俱熱、熱勢既壯、鬱邪耗液、故發而即渴、其表本無邪鬱、內方喜寒、故不惡寒、延至三五日間、或腹滿、或下利者、即此證也、與傷寒之先表後裏者大異、然獨係太陽、以未顯他經之證、明自少陰發出為表裏也、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方法灼熱謂熱轉加甚也、風溫謂於溫病有風也、陰陽俱浮、太陽本浮、而風溫皆陽、故上下皆見浮也、自汗出亦衛受傷也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者、風擁則氣昏、熱甚則氣鬱也、小便不利者、太陽主膀胱、而風溫皆陽、下則反攻、徒亡其津液、而膀胱之氣傷也、直視者、太陽之筋、支者爲目

上綱、故不轉睛而上竄也、失溲、言小便甚失其常度也、火、炙𤑔之類也、微、言攻之微、則變亦微、發黃者、火熱則土燥、故其色外奪也、劇、言攻之劇、則變亦劇、如驚癇時瘈瘲者、火盛熱極而生風也、薰、亦火刦也、一逆、言作悞也、尙引日、言猶可俄延、再逆、言復悞也、促命期、言夭枉人之天年、其致警之意深矣、

周注、此條緊承上文云、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是仍太陽病溫、誤發其汗、與更感於風者、自是不同、然亦名風溫何也、既曰太陽、不卽顯少陰

證惟悞汗則其證本溫復以辛熱之藥汗之則陰津外出表裏增熱脈必至尺寸俱浮正以風與溫混腎水不能獨沉其證自汗身重腎本病也多眠睡鼻息鼾語言難腎本病也始先太陽因汗使少陰之候同時莽至危且殆矣古律乖戒云風溫治在少陰不可發汗發汗者死豈知太陽亦不可發汗發汗則亦同於風溫之少陰乎緣醫者誤認爲傷寒而用正汗藥也若不汗而誤下者傷膀胱之氣化小便不利津液大傷直視失溲一府一藏同時兩絕矣至誤被火劫者微則熱傷營氣而熱瘀

發黃、劇則熱甚風生、而驚癇瘈瘲、蓋因亂其神明、擾其筋脈也、然則於三者之中、一逆已待斃、再犯則立危矣、喻嘉言論內經刺熱論溫、首引太陽之脈色、榮顴骨、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脈色、榮頰前、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互言得汗、非發汗也、故聖人專論穀氣、腎中精勝、乃汗則生、腎中虛甚、更熱則死、其旨至矣盡矣、仲景復出不盡之藏、更視膀胱以緯之、視小便不利、則膀胱傷甚、直視失溲、命門所藏

之精不能照物、神髓涸矣、瞳子高、爲太陽不足、戴眼、爲太陽已絕、已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是以中風暴病多絕膀胱不識人者、風溫扼要首視膀胱、未有膀胱不絕、而腎水先絕者也、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周注、黃芩湯治溫本藥也、明言太少二陽、何不用二經藥、非傷寒也、傷寒由表入裏、此則自內發外、無表何以知太少二陽、或脇滿、或頭痛、或口苦引飲、因不惡寒而即熱、故不得謂之表也、如傷寒合

病皆表病也、今不但無表、且有下利裏證、傷寒協熱利、必自傳經而入、不若此之卽利也、溫何以卽利、外發未久、內鬱已深、其人中氣本虛、豈能一時盡泄於外、勢必下走作利矣、

黃芩湯

黃芩三兩　甘草二兩炙　芍藥二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若嘔者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黃芩三兩　甘草二兩炙　芍藥二兩

大棗十二枚擘　半夏半升　生薑三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周注、黃芩滌熱、故為溫利主藥、以能泄熱也、然用芍藥者、性酸寒、深入陰分、一泄一收、熱去而利止耳、取甘棗者、和中也、膀胱與膽二府既病、胃無獨安之理、至有嘔、明有痰飲結聚、非薑半不除、薑半辛燥、非伏氣所宜、而去嘔則有殊功也、況以芩為君又何畏乎、

三陽合病脉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方注、太陽脈浮、陽明脈大、關上乃少陽之部位、故曰三陽合病、但欲眠睡者、熱聚於膽也、目合則汗者、少陽少血、虛則不與陽和、寐屬陰、故盗汗出也、

周注、溫氣發出、乃至三陽皆病、其邪熱溷實不言可知、故其脉浮大也、檍邪伏少陰時、則尺脈亦已大、今因由內發外、由下達上、而浮大見於關以上、故曰上關上也、邪雖上見陽位、少陰之源未靖、則欲眠尚顯本證、而目合則汗、即為盗汗、又顯少陽本證、何以獨見少陽、因母虛子亦虛、而少陰邪火

與少陽相火同升燔灼也、所以稍異熱病者、但目合則汗、不似熱病之大汗不止也、然何以不言太陽陽明二經證、以浮爲太陽經脈、大爲陽明經脈也、治法當以小柴胡去人參薑半加芍藥爲主

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

周注、於伏氣之時、見伏氣之病、而脈得微弱、則是少陰脈也、其人腎氣虛者、不及於陽、而即發於陰、以少陰脈本循喉也、故將發必咽痛、至發後則痛

極似傷矣、豈可認爲痺證、而誤治耶、然咽痛勢已發於上、殊不知腎司開闔、陰熱上升、豈遂盡泄、故必疾趨後陰、而下利可預知也、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周注、伏氣發出少陰之經、必咽痛者不必言矣、先與甘草湯以緩其上升之勢、更與桔梗湯以開其怫鬱之邪、亦不必言矣、但伏氣爲重證、少陰爲至虛、仲景輕輕先試、不用黃芩本湯者、夫豈無故、以纔發少陰、止見咽痛、無胸滿心煩等症也、無下利

嘔渴等症也、欲用他藥從何入手、故二三日間姑就咽痛、連銀二湯、使服之痛止、則少陰之邪、先已去其大半、後有證見、隨之投藥、此聖人明示不可妄治之道也、

甘草湯

甘草二兩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周注、少陰之脈、循喉嚨、邪熱客之、能無痛乎、正挾少陰之火上升也、主甘草者、甘能治熱火也、

桔梗湯

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周注、設服前湯而不除、非藥之不勝病也、正以少陰之火、挾邪上攻、則并其母亦病、故加桔梗開之、而自無不愈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已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

周注、伏邪未發、津液先已暗耗、今得之二三日已上、雖陰火不升、未見咽痛等證、而心煩不臥、已知

陰血消耗、故令芩連袪熱、膠芍滋陰、兩得之矣、

黃連阿膠湯

黃連四兩　黃芩二兩　芍藥二兩

雞子黃二枚　阿膠三兩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入膠烊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周注、裏熱當袪之、內燥須滋之、然滋之而即得其潤、袪之而適滌其熱、惟聖人合宜也、心煩故主黃連、佐以黃芩、則腸胃之邪俱清、然熱甚以消少陰之水、水源既燥、津液有不匱乏者乎、雞子黃阿膠

深益血分之味、以滋其陰、逆芩得此功莫大焉、況加芍藥、以斂消爍之心氣、兼以入肝、遂使煩者不煩、不臥者臥矣、

春溫集補證治并方

凡溫病發必渴而煩擾、脇滿口苦、惡熱而不惡寒、明係自內發出、更無表證、雖經絡不同、必先少陽、以春行風木之令也、

一法少陽陽明合病、裏證多者、承氣湯、

一法三陽合病、大柴胡湯、或雙解散、

一法若少陽經有客邪而發、脈弦兩額傍痛、寒熱口苦、宜小柴胡去人參薑半、加括蔞根、有嘔者、但去人參、

一法脈微緊兼惡寒頭痛、宜梔子豉湯、或益元散、加

葱豉薄荷、熱甚涼膈散、去大黃朴硝、加葱豉、

一法頭痛加破、暴感外邪、宜葛根葱白湯散邪、後用黃芩湯、

一法脈洪大而數、外熱譫語、熱在三焦也、三黃石膏湯、

一法凡應下證、下後熱不去、或暫解復熱、再下之、

一法下後熱不止、脈濇咽痛、胸滿多汗、熱傷血分也、葶藶苦酒湯吐之、

一法裏熱已甚、陽邪怫鬱、作戰而不能汗出、雖下證未全者、宜涼膈散、

一法腹滿煩渴脈沈實者、三承氣湯選用、勢劇者、合黃連解毒湯、

附風溫

一法倘溫病少陰伏邪發出、更感太陽客邪、名曰風溫、必陽脈浮滑、陰脈濡弱、發熱咽痛口苦、但微惡寒者、黃芩湯加桂枝石膏、或以葱豉先撤其外、後用黃芩湯、甚則葳蕤湯加減、

一法本太陽病發熱而渴、誤發汗、身灼熱者、亦名風溫、脈陰陽俱浮、如前證、用麻黃升麻湯、去二麻薑朮、按誤汗風溫一證、仲景不出方者、以為太陽少

陰、同時荐至、危於兩感、去生甚遠也、

附冬溫

一法冬、時有非節之暖、未至而至、即爲不正之氣、獨冬不藏精之人、腎氣外泄、腠理不固、溫氣襲人、感之爲病、此爲冬溫、脈必寸洪尺數、或實大、心煩嘔逆、身熱不惡寒、或頭疼身重、面腫咳嗽、咽痛下利、與溫無異、而時令不同也、宜陽旦湯、加桔梗茯苓、

一法若有寒食停滯、加厚朴、溫藥一味、以溫散其中、黄芩涼解其外、即仲景陰旦湯之意也、

一法若先感溫氣、即被嚴寒遏抑、則發熱而微畏寒、

汗不出而煩擾、陽旦加麻黃石膏發之、

一法醫視冬溫、每有誤認傷寒、辛熱發汗、致令發斑成毒者、當以升麻葛根湯加犀角黑參、或犀角黑參湯、

一法更有辛熱發汗、徒耗津液、裏熱益甚、胸腹滿悶、因誤用下藥、反發熱無休止、脈來澀、此陰血受傷也、急宜葶藶苦酒湯探之、以收陰氣、泄邪熱、若服後、熱勢轉劇、神氣昏憒、譫語錯亂者、必不救也、冬溫爲病、亦自不一、當各隨見證治之、凡冬溫之毒、大便泄而譫語、脈虛小、手足冷者、皆不治也、

附溫瘧

一法春時溫病未愈、適復感寒、忽作寒熱者、溫瘧也、陰陽例云、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變爲溫瘧、其證寒熱交作、胸脇滿、煩渴而嘔、微惡寒者、小柴胡去參半加栝蔞根石膏、

一法無寒但熱、其脈平、骨節煩疼時嘔者、黃芩加生薑湯、至如內經所言先熱後寒之溫瘧、乃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骨髓之內、至春陽氣大發之時、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勞力、邪氣與汗共併而出、此病藏於腎、自內

達外者也、如是則陰氣虛而陽邪盛、故爲熱、熱盛則必衰、衰則氣反而復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又寒矣、故先熱後寒、名曰溫瘧、治宜人參白虎湯、周禹載曰、或有客邪、則必先微惡寒、繼大熱、熱而後大寒者也、本湯中畧用桂枝、此伏邪自發之溫瘧、與溫病復感外邪之溫瘧、自是兩種、

附溫毒發斑 熱病發斑同此

發斑、因失於汗下、熱毒內攻、不得散、蘊於胃府而發出肌表、或汗下不解、足冷耳聾、胸中煩悶、欬嗽嘔逆、躁熱起臥不安者、便是發斑之候、春至溫病之

人更遇時熱、爲未至而至之異氣、變爲溫毒、王叔和云、陽脈洪數、陰脈實大、更感溫濕、變爲溫毒、伏溫與時熱交并、表裏俱熱、溫熱爲病最重也、其脈浮沉俱盛、其證心煩悶、嘔逆喘咳、甚則面赤身體俱赤色、狂亂躁渴、咽腫痛、狂言下利而發斑、最爲危候、斑如錦紋、身熱煩躁、大便燥結者、黃連解毒湯、

若躁悶狂妄而無汗者、三黃石膏湯、

自汗煩渴而發斑、爲胃熱、人參化斑湯、

煩熱錯語不眠、白虎合黃連解毒湯、

斑不透、犀角大青湯、已透熱不退、本湯去升麻黃芩、加人參生地黃柴胡、凡斑色紫者爲危候、黃連解毒合犀角地黃、然須與病家言過而用、以此證雖藥十中僅救二三、若黑色而下陷者、必死也、

發斑雖禁下、若大便秘、躁渴色紫者、可微下之、

若發斑已盡、外勢已退、內實不大便譫語、小劑涼膈散、或大柴胡微下之、

凡發斑紅赤者爲胃熱、紫爲胃傷、黑爲胃爛也、大抵鮮紅起發者吉、雖大不妨、稠密成片紫色者、半死半生、雜色青紫者、十死不一生矣、凡斑旣出、須得

脈洪數有力、身溫足暖者易治、若脈小足冷、元氣虛弱者難治、狂言發斑、大便自利、或短氣燥結不通、而黑斑如果實靨者、皆不治、

附醫案三則

許叔微治一人內寒外熱而發斑、六脈沉細、肩背胸脇斑出數點、隨出隨隱、旋更發出、語言狂亂、乃陽爲陰逼、上入於肺、轉之皮毛、故錯亂如狂、非譫語也、肌表雖熱、以手按之、須臾冷透如冰、與薑附等藥數劑、乃大汗而愈

滑伯仁治一人、身大熱、脈沉實而滑、四末微清、以燈

燭之遍體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裂芒刺神昏讝語以小柴胡加知母石膏一夕連進三服次用大承氣下之而安

呂滄州治一人脈虛自汗誤與眞武湯遂至神昏時時熱躁脈伏不至而肌熱灼指此營熱致斑之候非陽病陰脈之比先與白虎加人參湯化其斑復以桃核承氣下之而愈

周禹載曰發斑之證已致愼其下及用辛熱更無是理而病情之變復有如三案者可見病機不可執一妙在臨證化裁耳故附之以廣識見云

春溫病論

周禹載曰、喻嘉言尚論篇、闡發仲景傷寒論、殊暢也、醫門法律、闡發金匱要畧、殊貫也、雖皆有所粉本、然學廣才弘、心靈筆古、以各成其妙者也、至尚論溫病云、會內經之旨、以發仲景不宣之秘、且謂仲景畧於治溫、而法度錯出於治傷寒中、因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既冬傷於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發、此一大例也、奉此三例、以論溫證、而詳其治、然後與仲景三陽三陰之例、先後合符、益冬傷於寒、邪藏肌膚、

卽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藏、卽邪中三陰之謂也、嘉言之論如此、予謂溫病無陰陽之分也、何也、冬有溫氣、先開發人之腠理、而寒得以襲之、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惟不藏精之人而後虛也、虛則寒傷其經、經必少陰者、以少陰藏本虛也、然所傷原微、且冬月大水當令、其權方盛、微邪不敢抗衡、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惟有阻彼生意、暗爍精髓、至於春時強木長、而水不足以供其資始、則當春而溫、木旺水虧、所鬱升發、火氣燔灼、病溫而已矣、其所傷者寒也、所病者溫也、所伏者少陰也、所發者少陽

也、故病必有陽而無陰、藥必用寒而遠熱、黃芩湯其主治也、則嘉言之論溫有陰有陽、如傷寒三陰經可用辛熱者、予曰否否不然也、

又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是言所感者本寒也、王叔和云、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氷雪、有人壯熱爲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外、冬時伏寒變爲溫病、此亦明言寒也、變字大妙、嘉言以爲非、予獨以爲確、寒氣內伏、鬱久而發、自成熱矣、傷寒寒也、暫襲營間、不久而爲大熱、況遲之又久耶、爲熱乃自然之理、但不言變、不足以教天下也、然何以不言熱而言溫、以

春行溫令故也、如李明之所云、冬傷於寒者、冬行春令也、當冬而溫、火勝而水虧矣、水既虧、則所勝妄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金不足也、所不勝者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爲溫病、然由明之所言、是冬溫而感之即病者也、非伏寒也、非變也、不然必無冬溫一證也、而後可既有冬溫、則有是氣、已有是證矣、由其言以悉冬溫、便可垂論不磨、若論春溫、不免貽昧千古矣、經曰逆冬氣、則少陰不藏、不藏則寒邪得而入之、傷於肌膚、伏於骨髓、始知冬爲藏精之時、惟逆冬氣、遂使少陰之經氣不閉、復遭非時之暖、

致令開洩、忽然嚴寒驟返、不免受傷、故受傷者仍是寒邪也、因先被溫令開洩、似乎喜寒、且所傷不甚、故不即病、而潛伏於少陰也、然所以不病於冬、而病於春者、正因水在冬爲旺時、邪伏於經、且俛首而不敢抗、內鬱既久、已自成熱、至行春令、開發腠理、陽氣外洩、腎水內虧、至春三月而木當生發、孰爲鼓舞、孰爲滋養、生化之源既絕、木何賴以生乎、身之所存者溫也、時强木長、故爲溫病、余故以彼論冬時之感溫非是、而此論冬月之伏寒最精、愚性甚拙、何敢好議先賢、但以爲必如此、方與冬溫兩不相阻、且與仲景論

溫熱必推本自始、動曰傷寒之旨無悖云耳、

門人問曰、傷者寒也、何以病溫、荅曰、傷寒非病寒乎、而何以熱也、寒鬱營間、不一二日而成大熱、况伏藏於內者、數十日之久耶、夫旣邪傷肌肉、何以得入少陰經中、蓋惟不藏精、則少陰先病、故邪傷者少陰也、春屬木、則自內發出、無論兼太陽、或陽明、總無不由少陽、何也、彼少陽行春令也、然旣從少陰矣、何仲景專云太陽病、蓋太陽與少陰相表裏也、故以發熱爲太陽也、曰不惡寒、明無表症也、則其熱自內出、無外邪鬱之也、然則仲景復言太少合病者、見發熱不惡

寒、或兼有耳聾脇滿證也、言三陽合病者、以脉大屬陽明、而多眠則熱聚於膽也、不言法者、總以黃芩湯爲主治也、乃嘉言復謂有發表三五次、而外證不除、攻裏三五次、而裏證不除、以爲在表也、又似在裏、以爲在裏也、又似在表、此溫疫證、感天地人濕氣熱氣尸氣、邪入口鼻、瀰漫三焦者相近、與春溫全不相涉也、愚故及之、以破後學之惑、

門人復問曰、春溫亦間有一二表症者乎、曰、有之、伏氣之病、雖感於冬、然安保風之傷人、不在伏氣將發未發之時乎、但兼外感者、必先頭痛、或惡寒而後熱

不已、此新邪引出舊邪來也、或往來寒熱頭痛而嘔稍愈後、渾身壯熱為病者、此正氣又虛、伏發更重也、總之無外證者、以黃芩湯為主治、兼外感者、必加柴胡、或以本經藥輕解、必無發汗之理、故仲景云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謂悞用辛熱之藥、既辛散以刼其陰、復增熱以助其陽、遂使熱更熾、脉俱浮、有如此之危證也、以及悞下悞火、嚴加戒諭者、舍黃芩湯別無治法也、

溫熱病脉論

溫病熱病之脉、或見浮緊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寒

邪束於外、熱邪結於內、故其脈外繃急、而內洪盛也、或不識脈形、但見弦脈、便呼爲緊而妄治之、蓋脈之盛而有力者、每每兼弦、豈可錯認爲緊、而悞以爲寒乎、夫溫熱病之脈、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於左手者、誠由怫鬱在內故也、其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於風寒、否則非溫熱病、自是非時暴寒耳、

溫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見裏證者、蓋怫鬱自內達外、熱鬱腠理之時、若不用辛涼發散、則邪不得外泄、遂還裏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或

有不悟此理、乃於春夏溫熱病、而求浮緊之脈、不亦疎乎、

溫病方五道

黃芩湯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甘草湯

桔梗湯　黃連阿膠湯 方俱見前

附集方二十九道

小承氣湯

大黃四兩去皮　厚朴二兩炙　枳實三枚炙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

大承氣湯

大黃四兩酒洗去皮　芒消三兩　厚朴八兩炙

枳實五枚炙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枳朴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芒消更上微火一二沸溫再服

調胃承氣湯

大黃四兩清酒浸　甘草二兩炙　芒消半升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消更上微火煮令沸少少溫服之

大柴胡湯

柴胡八兩　黃芩三兩　半夏半升洗

芍藥三兩　枳實四枚炙　生薑五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大黃二兩去皮酒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
一升日三服

雙解散

麻黃去節　防風　當歸
川芎　薄荷　芍藥
連翹　大黃酒洗　芒消各半兩
石膏碎　黃芩酒洗　桔梗各一兩
荊芥　山梔　白朮薑汁拌生用
甘草炙各二兩　滑石三兩

右爲散每服三錢加生薑三片水煎去滓溫服

小柴胡湯

柴胡八兩　黄芩三兩　人參三兩

半夏八兩洗　甘草三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梔子豉湯

梔子十四枚擘生用　香豉四合綿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

益元散

桂林滑石六兩 生甘草一兩

右爲末每服三錢溫水或新汲水調服 取汗加香豉薄荷安神加硃砂止泄加炮薑消斑加青黛

涼膈散

連翹 梔子 薄荷

黃芩 大黃酒洗各五錢 芒消二錢半

甘草炙一兩半

右爲末每服五錢水一椀半煎一椀去滓入白蜜一匙微煎溫服 一方無薄荷加芍藥大棗葱白

葛根葱白湯

葛根　芍藥　知母各一錢半

川芎二錢　生薑二片　葱白五寸連須

右六味水煎溫服　本方去知母加甘草大棗名

增損葛根葱白湯治感冒風寒頭痛

三黃石膏湯

黃連酒洗　黃芩酒洗　黃蘗酒洗各二錢

石膏五錢碎　麻黃一錢去節泡　梔子二十枚碎

香豉一合　生薑二片　葱白三莖

右用地漿水澄清煎服半日許不得汗解再服

如脉數便閉上氣喘急舌卷囊縮者去麻黃香豉

加大黃芒消槌法加細茶一撮

葶藶苦酒湯

葶藶三錢研搗取汁 苦酒三合即米醋 生艾汁一合如無乾艾浸搗

右水煎作三服探吐取汗

黃連解毒湯

黃連酒洗 黃芩酒洗 黃蘗酒洗

梔子各一錢半

右四味水煎溫服無時

葳蕤湯治風溫

葳蕤一錢五分　石膏二錢碎　白薇
麻黃去節泡　川芎　葛根
羌活　甘草炙　杏仁去皮尖
青木香各一錢
右十味水煎日三服
麻黃升麻湯　治悞汗風溫須去二麻蒼朮
麻黃二兩半去節　升麻一兩一分　當歸一兩一分
知母　黃芩　葳蕤各十八銖
天門冬去心　芍藥　乾薑
白朮　茯苓　甘草炙

桂枝　石膏各六銖碎綿裹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頃令盡汗出愈

栝樓根湯 治風溫無大熱而渴

栝樓根一錢　石膏三錢碎　葛根一錢五分

防風　人參　甘草各五分炙

右六味水煎溫服無時

陽旦湯 治冬溫

桂枝三錢　芍藥酒焙　甘草各二錢炙

黄芩二錢酒炒　生薑三片　大棗三枚擘

右六味水煎溫服無時　頭疼欬嗽咽痛下痢加桔梗茯苓寒食停滯加厚朴發熱畏寒加麻黄石膏

升麻葛根湯

升麻　葛根　芍藥酒洗

甘草炙各一錢半

右四味水煎溫服無時

犀角黑參湯

犀角鎊　黑參各二錢　升麻

射干　黃芩　人參各一錢

甘草八分

右七味水煎溫服無時

小柴胡去參半加栝樓湯 即前小柴胡湯去人參半夏加栝樓根四兩

黃芩加生薑湯 即前黃芩湯加生薑一兩半

白虎加人參湯 方見後熱病 以上三方治溫瘧

白虎合黃連解毒湯 即前黃連解毒湯合後白虎湯

犀角大青湯

犀角二錢　大青一錢五分　黑參

升麻　黃連　黃芩

黃蘗　梔子各一錢　甘草八分

右水煎熱服無時　如脈虛熱甚本方去芩蘗升麻加人參生地柴胡名消斑青黛飲

黃連解毒合犀角地黃湯

黃連酒洗　黃芩酒洗　黃蘗酒洗

梔子各一錢半　犀角磨水更佳鎊屑亦可　生地黃酒浸搗

牡丹皮　芍藥各二錢

右先以七味水煎去滓入地黃再煎數沸濾清加藕節汁側柏汁并磨好墨少許攪令黑服之

調中飲

蒼朮二錢泔水浸麻油炒 白朮生 厚朴薑汁炒

陳皮 甘草炙 枳實炒

神麯炒 黃連各一錢薑汁炒 山查二錢薑汁炒

草果八分 炮薑五分

右水煎去滓磨木香汁少許調服 如腹痛加桃仁痛甚便秘加大黃口乾加省頭草

理中去朮加附子藿香升麻橘皮湯

人參 甘草炙 乾薑

附子炮 藿香 升麻

陳皮等分

右水煎溫服無時

補中益氣湯

人參　白朮炒　黃耆炙

甘草炙各一錢半　當歸一錢　陳皮五分

升麻　柴胡各三分

右八味加薑棗水煎溫服

通脈四逆湯

甘草炙二兩　乾薑三兩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切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

其脈即出者愈　面色赤者加葱九莖腹中痛者

去葱加芍藥一兩噎者加生薑一兩咽痛者去芍
藥加桔梗一兩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
兩

瘟熱暑疫全書卷之一終